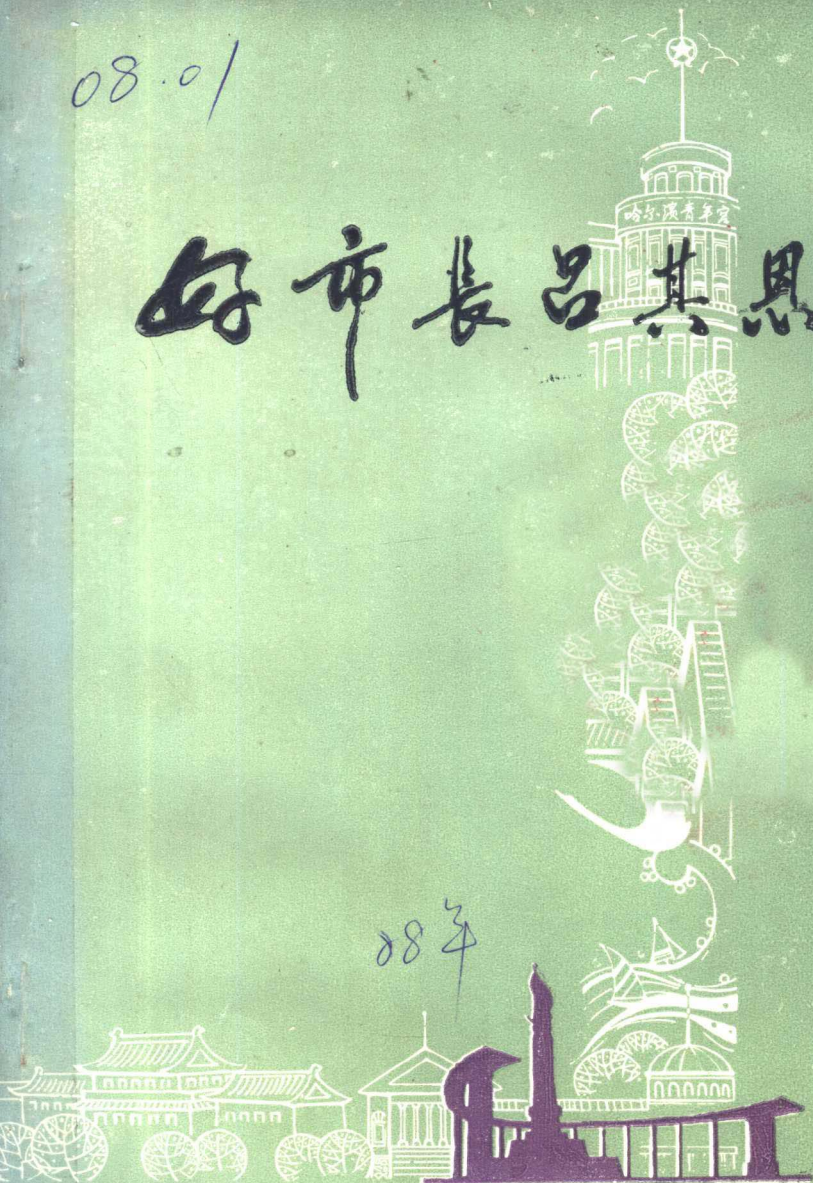


08.01

好市長呂其恩

88年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好市长吕其恩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主 编： 郑化顺
副 主 编： 刘恒成
校 对： 陈 沙
封面题字： 任仲夷
封面设计： 赵莹臻

好 市 长 吕 其 恩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综合指导处编辑发行

哈尔滨国营农场管理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92毫米1/32·印张4.875

字数：90,000字 印数1-3,000册

内部发行

定价1.30元

历史上做好了，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怀念老战友吕其恩同志

任仲夷

一九八六年
七月一日





吕其恩同志



吕其恩同志在抗美援朝战场



1959年12月24日吕其恩同志陪同
周恩来同志视察“三八”饭店



邓小平同志和吕其恩同志在哈尔滨太阳岛上



1960年吕其恩同志在哈尔滨市太平区人代会上讲话

政建设工程规划

吕其恩同志在审批市



察哈尔滨儿童铁路工地

1955年吕其恩同志和林肖碣同志视





1957年吕
其恩同志乘
船视察松花
江防汛工作



吕其恩同志在病中参加选举中共哈尔滨市第六届委员会

目 录

长堤上的思念·····	杨明生 (1)
怀念吕其恩同志·····	郭长胜 (15)
无私无畏 鞠躬尽瘁·····	王世杰 (19)
他是人民的好市长·····	王兴华 (25)
深切的怀念·····	于华烽 (31)
一心为人民的公仆·····	胡尹奎 (35)
吕其恩心中的城建工作·····	陈坚石 (42)
光辉业绩 铭刻史册·····	滕绍经 (47)
屹立在哈尔滨人民心中的丰碑·····	林 楠 (52)
难忘的岁月·····	于占邦 (57)
他和妇女儿童心连心·····	秦月芳 (62)
斯人去矣 风范永存·····	陆庆琛 (66)
亲切的关怀·····	刘相如 (70)
“多几个老吕头，事情就好办了”·····	士祥 德三 (73)
忆吕其恩同志二、三事·····	张 权 (79)
他把全市人民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杨克坚 (83)
吕市长陪同周总理视察“三八”饭店·····	苏春荣 (86)
艰难的里程·····	董金镔 (90)
病重不忘粮油工业·····	李俊才 (94)
工人文化体育事业的贴心人·····	王晶 韩德泉 (98)
“要为哈尔滨争光”·····	云燕铭 (101)

满目松江夕照明·····	林基 江吟	(105)
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公仆·····	张积智	(117)
丁秀给王军同志的信·····		(110)
悼念吕其恩同志·····	丁宝库	(121)
附录:		
王钊同志在吕其恩同志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		(122)
吕其恩同志生平年表·····	张 鲤	(127)
编后记·····		(142)

长 堤 上 的 思 念

杨 明 生

夏天的哈尔滨，熏风拂面，花木纷披，招徕着四方游客，荟萃于松花江之滨，消暑度假。平静的江面上，白帆、云影，横桥偃卧；急驰的快艇泛起银白的波浪。长长的江堤，舒展着宽阔的脊背；在黄榆和垂柳的阴翳下，老人们休憩纳凉，青年们双双偕游，孩子们欢快地嬉戏。当人们沉浸在这宁静、安祥的幸福之中时，松花江水却悄悄地上涨着，来到长堤上的哈尔滨人，都预感到今年的汛期又到了。此时此地，人们不由地想起在以往的日子里，曾有一个人的名字，带领英雄的哈尔滨人民，与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洪水搏斗，筑起了石凿铁铸般的百里长堤，把那为害千年的恶魔踩在脚下；为了今天这幸福的时日，为了哈尔滨人民的安宁，他曾鞠躬尽瘁。如今，他虽然已经怅然逝世，但他在人们的心里却是永存的。在青年人的低声细语里，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欢笑中，在老人们的慨然轻叹里，在绵绵的流水和阵阵的微风中，我们都可以听到他的名字。滔滔的松花江啊，你不问晨昏，冲刷着九曲河床，却冲不去他的功绩；悠悠的岁月啊，你日夜更迭，多少时事随你消逝隐遁，但却掩不去他那亲切的面容。他就是全市人民深深怀念的好市长——吕其恩同志。

1957年7月末，松花江流域的广大土地遭逢百年不遇的

洪水威胁，沿江的城镇和农田都面临着被淹的危险。第二松花江、嫩江、拉林河、阿什河的河水一齐涌向松花江的主流，使主流的水位更加增高。此外，在松花江上游作为东北地区动力之源的丰满水电站，由于洪水猛涨，发电机随时可能停止运转，给全东北的工业生产以严重的打击。为了保证电站的正常发电，就必须向下游放水，松花江将面临决堤的危险。地处松花江主流边沿的哈尔滨市岌岌可危。

汛期开始后，时而淫雨连绵，时而雨暴风狂，多少天见不到一个好天气。江水奔腾咆哮，如同连发的箭矢，直扑江堤。江堤——经过历年的修整加高，看来是坚不可摧的屏障，然而，重重狂澜就象一群群饥饿的猛兽，露出狞恶的面孔，竖起全身的鬃毛，狂吼着，啃噬着它。堤岸的迎波面上，大片的粘土噼里啪啦地掉下来，沉入江水；堤基的石头裸露出来，被摇撼松动，滚落在水中。当第一次洪峰来到后，从8月1日到2日的一昼夜间，江水就升高到1953年的最高水位——118.3公尺。8月3日，水位又上升0.64公尺；8月5日，高达119.58公尺……

洪水还在急剧上涨。

松花江成为从地平线上腾起的悬河——从中央大街遥望江面，一只只江船在人们的前上方飘游，已经不能从江桥的桥墩下通过了。横跨大江的铁路受到威胁，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随时可能被切断。市区林立的工厂也可能猝不及防地遭到洪水的洗劫。哈尔滨，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承担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工业发展项目。而现在整个城市处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全国人民都在瞩目着它。

某些西方国家的记者，正在等待着松花江决口的最后消息，都想第一个在自己的报纸上报道哈尔滨这一东方名城已从地图上抹去的惊人新闻，并以此作为共产党不能管理国家，社会主义不能保护人民的明证。当然，也有许多好心人，祈望上帝发发慈悲，使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免去这场难以承受的灾祸。防洪斗争，这不仅仅是向喜怒无常的大自然开战，更是一场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严重斗争。

然而，要战胜洪水，挽救城市，除了党的坚强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同心同德之外，还必须有一位有胆有识、无私无畏的群众领袖，这个人必须具有真正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善于体现人民的意志。那么究竟谁能够肩起这千钧重任呢？

哈尔滨历来不乏人材。但与大自然斗争却完全不同，喜怒无常的大自然常常以人们预想不到的暴力，发起突如其来的进攻。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抉择，一旦哪个人肩起这付重担，他就要为城市的存亡负责，为城市16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为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负责。

在市政府大楼内的一个房间里，哈尔滨市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都守候在电报机旁，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着中央的命令。

电报机“嘀嘀嗒嗒”地响了起来。

“哈尔滨党政负责人，哈尔滨市全体人民，……中央和全国人民对你们十分关切。……中央命令你们，全力投入防洪斗争，尽一切可能，保卫城市，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

这是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决定，是党中央的决心。省委和市委连夜开会，经过认真研究，一致决定由哈尔滨市市长

吕其恩同志担任哈尔滨市防汛指挥部总指挥。

这个决定不出人们所料，充分表达了哈尔滨人民的意愿。吕其恩同志是党和全市人民信得过的人。他除了具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的信念和对人民的由衷热爱之外，还是一个以坚毅和果断著称的领导人。当时他正值中年却已具有十分丰富的阅历。他父亲是一位老船工，他自幼跟随父亲与大海搏斗，在惊涛骇浪的洗礼中长大。在抗日战争之前，在学生时代，他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35年，他奔赴北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抗战爆发后，遵照党的指示，他组织了著名的天福山地区武装起义，成立了胶东游击队暨山东抗日救国军。后来又到达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七大”后，党派他与王军同志到东北开展工作，他只带了少数兵力，挺进东北，与残敌作战，建立并保卫了民主政权。当朝鲜战火燃起，祖国受到威胁，他又赴朝作战。停战谈判开始，他还没有来得及掸掉身上的征尘，便来到哈尔滨，领导全市人民建设新的生活，向贫穷和落后斗争了。

根据市委的决议，他组织力量，制订了改造哈尔滨的总体规划——要在这个地处北纬40多度的城市中，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并使它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花园；他决心在这里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生活秩序，培育人民崇高的道德情操。他日夜奔忙，涉足了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熟知每条大街小巷；关心着每户人家的生活、苦乐、前途和命运。他把人民的一切视同生命，甘心情愿为人民而献身。他学习，他幻想，他争吵，他行动，象一位孜孜不倦的工匠，为人民缔造着美好的未来。他热爱这个城市，热爱这个城市

的人民。有几件小事也许值得一提。有一次，他听说道外江坝外有一处过去的坟地，现在成了倾倒垃圾的地方。每当垃圾车一到，便有一些人钻进尘土飞扬的垃圾堆，连抓带刨，寻找可以卖钱的东西。这些人，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常年累月在垃圾堆里过活。得知这件事，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当天傍晚便驱车前去察看。当亲眼看到这一切之后，在归来的路上，他脸色阴郁，一句话都没有说，深深地沉浸于痛苦的自责之中。他不能容忍在他所负责的城市中存在这类事情，他要对这些人负责，千方百计给他们寻找出路。经过一番努力，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另一次，是他在江北养病。说是养病，实际哪天也闲不住。当他看到一群孩子上树攀折树枝时，心痛极了，立刻上前制止。孩子们不认识他，所以不但不听，反而嘲弄他。可是，他并不计较，赶跑这个再赶那个，直到眼看着孩子们都跑开为止。还有一次，他下班回家，看见自己的孩子正在房前用小刀削一棵小树的皮。他上去就是一巴掌。孩子哭了，抗议道：“你心疼小树，怎么不心疼我！”殊不知，他是非常爱孩子的，同时，也更爱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

就是这种对城市和人民的深沉的爱，成了他领导这次防汛斗争的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他向全市人民发出了“一切为了防汛斗争，坚决确保哈尔滨”的战斗号召。经过紧张的准备之后，他带领一支十几万人的防汛大军，第一个登上了江堤。他翘首天际，发现乌云压顶，沉雷滚滚；俯视江面，只见洪波万顷，茫茫一片。他的背后，是繁华的市街，辉煌的建筑，林立的工厂和著名的学府。难道人民所创造的这一切，就要在大自然的暴力之下，化为乌有吗？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哈尔滨市所遭逢的那场洪水之灾。那时，东北刚刚沦陷，在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下，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偏偏又遇上从未经历过的洪水的浩劫。狂暴的洪水象冲破闸门一样，冲决了顾乡和道外的江堤，滚滚冲向市区。江北松浦区全被淹没，道里和道外也遍遭水淹。无情的洪水在大街小巷回荡奔窜，吞噬着民房、楼舍和大小店铺，猝不及防的人们惊慌奔逃。人哪里能跑过洪水，无数生命便在水下葬身。转眼之间，街衢成了舟楫往来的渠道，幸免于难的人们，在顺手抓到的飘浮物上挣扎，在房顶上呼救。八区粮库被淹，粮价突然暴涨，饥饿的人们走投无路，只好卖儿卖女，在荒山野地用破衣烂衫搭起小棚，暂且栖身。再加上传染病到处蔓延，许多人虽然逃脱了洪水，却又病死于疾病。那仅有四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在这次洪水中，淹死、饿死、病死的，就有十几万人。当时的伪市长置人民生死于不顾，他为了逃避水患，带着小老婆到“新京”度假去了。

1957年的洪水远远超过1932年。眼望即将决口的江堤，谁不心悸！然而，时代不同了，有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有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带领他们把这共同的意志化为战斗行动的领导者，在哈尔滨的防洪史上将要奏出一首惊天动地的乐章！

吕其恩同志以傲睨的神态面对着大自然的疯狂挑衅，指挥各路防洪大军分兵把口，投入战斗。

这里有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孩子的母亲、60多岁的老大娘和身着军装的人民子弟兵。各级领导身先士卒，解放军战士奔赴最艰苦的堤段；军民一条心，上下一股劲。吉

林、辽宁、河南、河北、湖北、湖南、上海、新疆等兄弟省市都送来大批的防汛物资，发来慰问电。中央还派来水利专家，协同作战。

松花江百里长堤上，铁臂挥舞。堤外，火车、汽车、马车、手推车，奔突来往；堤内，大拖船、小汽船、驳船、舢板，穿梭如织。运土的人们扛着草包，挑着土篮，抬着竹筐，端着脸盆，一个追着一个；打夯的号子声、汽船的马达声、汽车的鸣叫声和广播喇叭发出的激越的乐曲声连成一片，淹没了洪水的咆哮声。

水文站的观测尺，水位升到119.93公尺，已接近堤面。但是，由于大家分秒必争，齐心奋战，江堤也在竞相升高。汹涌的浪涛，纵跳腾越，浑浊的浪峰如陡峭的山崖，一道又一道地向大堤压下来。为了防止土层脱落，人们赶制了防浪木排，放在堤下，以减弱水浪的势头。可是，水浪越来越大，越过木排，向堤身拍击。千里长堤，溃于一穴，如果水浪将一处堤身冲破，整个大堤也就会随之被摧毁了。怎么办？防汛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奋不顾身地跳进江里，一个挨一个挽紧臂膀，架起一道道长长的人堤。任凭无情的水浪猛击在身上、脸上。时下已是凉秋，冰冷的江水冻得人们脸色发青，然而，为了保护大堤，人们都坚定地站在水中，毫不动摇。这是意志的较量，是生与死的搏斗。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午夜时分，道外江堤上有一处渗水，出现了局部“溃浓”，而且溃浓面越来越大，堤身面临着塌陷的危险，情况十分紧急。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吕其恩同志带领几位水利专家赶来。他们用手电照着溃浓的地方仔细观察，认真研究了对策，决定采取开沟导渗的办法。